

曹氏傷寒發微

王象
署



曹氏傷寒發微目次

原序

自序

丁序

沈序

凡例

卷一

太陽篇
上

卷二

太陽篇
下

卷三

陽明篇

卷四

少陽篇 少陰篇 太陰篇 厥陰篇 霍亂篇 勞復差後陰陽易篇

瘧濕喝篇

跋

曹氏傷寒發微目次終

曹氏傷寒發微卷第二

漢南陽張機仲景撰

江陰曹家達穎甫釋義

武進丁濟華校訂

四明沈石頑校訂

太陽下篇

太陽病發汗。汗出不解。其人仍發熱。心下悸。頭眩身暈動。振振欲墜地者。真武湯主之。

与桂枝去桂加茯苓
白朮片同替熱六傷
水浸煎頭眩以下
為陽子症

太陽與少陰為表裏。太陽為寒水之經。外主皮毛。內統上中二焦。西醫謂之淋巴管為水液所出少陰為寒水之藏。膀胱為寒水之府。屬下焦。西醫謂之輸尿管又名淋巴統系為水道所自出發汗不解。則少陰腎氣為浮陽所吸。水氣凌心。故心下悸。水在心下。故陽不歸根而頭眩。身暈動。振振欲墜地者。上實下虛。故痿弱不支。諺所謂頭重脚輕也。此為表汗太過。

少陰上逆之證。故非用炮附子一枚。溫其腎氣。使三焦水液化蒸氣。外出皮毛。上及頭目。不足以收散亡之陽。非利水之茯苓白朮。不足以遏心下之水。非芍藥生薑。疎營之瘀。而發其汗液。不足以殺其水氣。此太陽篇用真武湯之義也。少陰病情。與此相反。所以同一方。治者詳少陰篇中。

咽喉乾燥者。不可發汗。咽喉。爲肺胃之門戶。肺主皮毛。而胃主肌肉。汗之自內出者。一由肺氣外泄出之皮毛。一由脾輸胃中水穀之液出之肌理。咽喉乾燥。則肺胃精液本自虧損。一經發汗。淋巴管中乳糜盡涸。其燥益不可支。甚則肺熱葉焦。而成痿躄。不甚則脣口焦黑而讖語。此不可發汗之由於肺胃液虧者也。高士宗乃謂心系入肺上挾咽。咽乾而燥。爲心血虛。腎脈入肺中循喉嚨。喉乾爲腎虛。心腎精血皆虛。故不可發汗。吾不信咽喉之滋漑。果恃此心腎二脈乎。抑猶重恃肺胃之液乎。究之愈精微。則愈迂遠不切。學者誤從其說。則終身迷罔矣。

▲淋家不可發汗。發汗必便血。

凡津液虧耗之人。強責其汗。陽氣外張。必動其血。風溫火劫發汗。微發黃色。此卽津液不足。借血液爲汗。血色外見之明證。淋家陰液日損。萬難供作汗之用。強責其汗。必由寒水府藏牽動胞中血海。是故全體液虧而責其汗。則肌理之血液外泄而發黃。下部液虧而責其汗。則胞中血傷而見便血。要其爲液虧不能作汗則一也。

▲瘡家雖身疼痛。不可發汗。汗出則瘳。

傷寒爲病。甚者寒從皮毛直入。凝互肌肉。一身肌肉。爲之疼痛。非用大劑麻黃湯興發血中之熱度。則疼痛不止。惟瘡家膿血太多。不能再行發汗。發汗則肌肉中營血不足以資營養筋脈。剛燥而爲瘳。故雖身疼痛止宜薰洗而不當發汗。蓋薰洗從外治。自能得微汗而解。

▲衄家不可發汗。汗出必額旁陷。脈緊急。目直視。不能睜。不得眠。

傷寒入於營分。始見發熱。初犯皮毛。固無熱也。但皮毛不開。血分熱度增高。不能從毛孔外泄。則上衝於腦。顛骨受陽熱薰灼。則骨縫開而腦中血出。由闕上下走。鼻孔是爲衄。此不發汗而致衄者。所以發其汗則愈也。若夫衄家則未病時已屢見衄。不因失表而見。與不發汗而致衄者不同。故與淋家瘡家並有發汗之戒。脈緊急者。陽氣以發汗而愈。張目直視不能睜。津液亡而目系燥也。此與溫病誤下直視同惟額上陷三字。殊不可通。額上爲顛骨覆冒處。不似無骨之處。易於下陷。豈有病衄之人。一汗而陷之理。愚按上字爲旁字之誤。指兩太陽穴。嘗見久病勞瘵之人。形脫肉削。兩太陽穴下陷不起。年老之人。氣血兩虛者亦然。則夫衄家發汗一虛再虛。宜其形脫肉削而額旁陷也。

亡血家不可發汗。發汗則寒慄而振。

人之一身。惟血最熱。少年血盛則耐寒。老年血衰則畏寒。孟子言五十非帛不煖者。血虛故也。婦人血敗。雖當盛暑。亦必寒戰。此其明驗也。故無論吐血衄血便血。

及婦人崩漏。其體必屬虛寒。至如亡血而身熱。則裏陰不能抱陽。陽蕩而無歸矣。至是更用涼血之藥。十不活一。所以然者。爲其陰中之陽氣。一戕於亡血。再戕於涼藥故也。明乎此。乃可與言亡血家之不可發汗。夫亡血家。血中陽熱。雖暴經摧抑。表陽猶未虛也。按華氏寒暑表九十五度謂之血溫若更發汗。外則虛其表陽。內則重傷其血之溫度。有不寒慄而振乎。空室無人居。炎夏生晝寒。由其動氣少。而中陽虛也。予嘗治宋姓婦人血崩。惡寒蒙被而臥。用大熟地四兩。生潞參三兩。陳皮五錢。一劑手足溫。二劑血崩止。初未嘗用附桂之屬。蓋血分充則陽氣自復。意寒慄而振者。亦當如是耳。

汗家重發汗。必恍惚心亂。小便已。陰疼。宜大承氣湯。

汗家非中風有汗之證。中風之證。當云風家。汗家云者。以陽明多汗言之也。陽明有餘之證。復發汗以劫胃中之液。則胃中燥氣上薄於腦。而心神爲之不寧。按人之思索事理。必仰其首。或至出神而呼之不應。心神有所專注。凝定而不散也。若

胃中燥熱上薄。則心神所寄。欲靜而不得。於是恍惚心亂。遂發讖語。則論中恍惚心亂四字。直以讖語當之。所謂胃中水竭。必發讖語也。後文又云小便已。陰疼。蓋汗後重發汗。必大腸燥實。燥氣薰灼於前陰。故小便短赤而陰疼。此為大承氣的證。予親驗者屢矣。後文宜再餘糧丸五字。實為下利證脫文。與本篇利在下焦。用赤石脂禹餘糧湯同例。不知者。誤移於此。藥為止澀之藥。喻嘉言常用之以治下利。歷來注家強作解人不可從。

病人有寒。復發汗。胃中冷。必吐虵。

文曰。病人有寒。復發汗。胃中冷。必吐虵。師但言病人有寒。而不言寒之所在。然即

繼之曰。復發汗。胃中冷。必吐虵。可知寒邪即在胃中。非用乾薑以溫之。反用桂枝

湯劫取其汗。致胃中之胰液饑涎。並胃底消穀之胆汁。一泄無餘。由是胃中虛冷。

虵乃不安而上竄。金匱所謂藏寒。即此證也。主治者為烏梅丸。雖有黃連黃柏之

苦寒。方中溫胃之藥居其大半。所禁為生冷滑臭。其為胃中虛寒灼然無疑。獨怪

編醫宗金鑑者。何所見而必改爲此。非藏寒也。又按胃中熱度。甚於熾炭。水飲入胃。卽從淋巴細管中化氣四散而出。惟熱度漸低。乃病留飲。濕之所聚。蟲病乃作。飲家所以多嘔也。此爲胃中虛冷。後蔓延之證。學者不可不知。

本發汗而復下之。此爲逆也。若先發汗。治不爲逆。本先下之。而反汗之。爲逆。若先下之。治不爲逆。

傷寒成例。先解其表。而後攻其裏。所以然者。爲其水液未盡。而遽下之。不病結胸。必有利下不止之變也。至於溫病。有時與傷寒相反。太陽未解。腸胃先已化熱。化燥。若更先行發汗。表裏燥熱。甚有燔灼而死者。故吳又可溫疫論。以大承氣爲第一主方。吾亡友丁甘仁稱其得仲景遺意。卽以此節言之。蓋溫病本當先下。而先發其汗。爲逆。先下之。反不爲逆也。此傷寒溫病論治之不同也。

傷寒醫下之。續得下利。清穀不止。身疼痛者。急當救裏。後身疼痛。清便自調者。急當救表。救裏宜四逆湯。救表宜麻黃湯。

此條於治
寒因病不
別之也

傷寒下後。續得下利清穀。此本太陽表證。誤下本氣之寒。陷入腸胃之證也。太陽傷寒。身必疼痛。以寒傷皮毛。肌腠津液凝滯。血絡不通之故。蓋卽上節本發汗而醫反下之之證也。但既經誤下。表證仍在。裏證復起。法當先救其裏。而後救其表。所以然者。一因裏寒下陷。有生命之虞。一因水氣在下。雖經發汗。汗必牽制而不出。又恐一汗而陰陽離決。將有虛脫之變也。若但身疼痛而絕無裏證。自當以解表祛寒爲急。而絕無可疑。此皆初學之人。不待煩言而自解者。惟體痛爲傷寒的證。他病所無。故身疼痛腰痛骨節疼痛。麻黃湯主之。脈浮緊者。法當身疼痛。宜以汗解之。師雖未出方治。其爲麻黃湯證。決然無疑。金匱瘧濕喝篇云。風濕相搏。一身盡疼痛。法當汗出而解。又云。濕家身煩疼。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。又云。病者一身盡痛。日晡所劇者。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。則身疼痛之當用麻黃。已可類推。況本論又云。桂枝本爲解肌。若其人脈浮緊。汗不出者。不可與之。則身疼痛而急當救表之證。身必無汗。脈必浮緊。桂枝湯正在禁例。何得反云宜桂枝湯。故

知仲景原文。必云救表宜麻黃湯。厥陰篇與此同學者讀仲景書。不觀其通。一切望文生

訓。一旦用之失當。反令活人方治不能取信於病家。此真與於不仁之甚也。

病發熱。頭疼脈反沈。若不差。腹中疼痛。當救其裏。宜四逆湯。

病發熱。頭疼。其病在表。則其脈當浮。而脈反見沈。則表證當減。爲血分之熱度漸低。而表熱當除。頭疼當愈也。此理之可通者也。惟後文所云。若不差。身體疼痛。當救其裏。宜四逆湯。則大誤矣。夫身體疼痛爲麻黃湯證。卽上節所謂急當救表者。豈有病在表而反救其裏之理。愚按身體疼痛四字。實爲腹中疼痛之誤。寒邪入腹。故脈沈。如此乃與宜四逆湯四字密合無間。自來注家遇此等大疑竇。猶復望文生訓。坐令仲師醫學失傳。可歎也。

太陽病。先下之而不愈。因復發汗。以此表裏俱虛。其人因致冒。冒家汗出自愈。所以然者。汗出表和故也。得裏未和。然後復下之。

太陽病本不應下。先行誤下。裏氣先虛。因復發汗。表氣再虛。然後發汗。水氣

業經下陷。有所牽制。雖發汗而汗必不暢。於是陽氣不得暢行於表。而鬱冒於上。必待汗液大泄。而鬱冒始解。所以然者。皮毛既開。陽氣之鬱冒於上者。始得散布而出也。故治病之要。病在表者。當先解表。表解後。見裏未和。然後用承氣湯以下之。若清便自調者。則一汗可愈。無容再議攻下矣。

太陽病未解。脈陰陽俱微。必先振慄汗出乃解。但陽脈微者。先汗出而解。但陰脈微者。下之而解。若欲下之。宜調胃承氣湯。

師言太陽病未解。初未嘗言欲解也。脈陰陽俱停。不可通。停實微字之誤。玩下文。但陽脈微。但陰脈微兩層。其誤自見。按脈法云。脈微而解者。必大汗出。又曰。脈浮而緊。按之反芤。此爲本虛。當戰而汗出也。浮緊爲太陽本脈。芤則爲營氣微。微則血中熱度不高。陽熱爲表寒所鬱。不能外達。必待正與邪爭。而見寒戰。乃能汗出而愈。脈陰陽俱微者。氣血俱微。卽脈法所謂本虛也。至如但陽脈微者。陰液充足。易於蒸化成汗。故先汗出而解。但陰脈微者。津液不足。中脘易於化燥。故下之而

此麻黃附子細
辛湯症也

解也。張隱庵不知停字爲微字之誤。漫以均字釋之。並謂表裏之氣和平。不知正氣內微。勉與表寒相抗。至於振慄。然後發熱。汗出而解。一似瘧發之狀。其表裏之和不平。顯然可見。則張注不可通也。脈法又云。脈大而浮數。故知不戰。句汗出而愈。所以然者。以陽氣本旺。表寒不能相遏。故能不待寒戰。自然汗出而解。此正與陰陽俱微相反。病之當戰汗而解。與不待戰而自汗解者。可以得其標準矣。

太陽病發熱汗出者。此爲營弱衛強。故使汗出。欲救邪風者。宜桂枝湯。

邪風。卽飲酒當風。汗出當風。所受之風邪。邪乘皮毛之開。內襲肌理。肌理閉塞而孫絡中血熱與之相抗。因而發熱。血熱內蒸。皮毛不閉。故汗常出。此卽太陽中風之本病。此節所謂營弱衛強者。卽肌理不開。皮毛獨疎之謂。非於中風之外。別有所謂邪風也。又按脾爲統血之藏。外主肌肉。肌理爲孫絡叢集之處。而爲裏陰從出之道路。故謂之營。西醫所謂微絲血管也。惟其營弱。故裏汗閉而不出。惟其衛強。故表汗獨泄也。

傷寒五六日。中風往來寒熱。胸脇苦滿。默默不欲飲食。心煩喜嘔。或胸中煩而不嘔。或渴。或腹中痛。或脇下痞鞭。或心下悸。小便不利。或不渴。身有微熱。或欬者。小柴胡湯主之。

小柴胡湯方

柴胡半斤

黃芩

人參

甘草炙

生薑各三兩

半夏半升

大棗十二枚

右七味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取六升。去滓。再煎取三升。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若胸中煩而不嘔者。去半夏。人參。加括蕒實一枚。若渴者。去半夏。加人參。合前成四兩半。加括蕒根四兩。若腹中痛者。去黃芩。加芍藥三兩。若脇下痞鞭。去大棗。加牡蠣四兩。若心下悸。小便不利者。去黃芩。加茯苓四兩。若不渴。外有微熱者。去人參。加桂枝三兩。溫覆取微汗。愈。若欬者。去人參。大棗。生薑。加五味子半升。乾薑二兩。

溫溼疔
可思此方
加減

從來治傷寒者。凡見小柴胡證。莫不以少陽二字了之。試問所謂少陽者。手少陽乎。抑足少陽乎。竊恐仲師而後。無有能言之者。此正中醫不治之痼疾。貽笑於外人者也。吾謂此當屬手少陽三焦。手少陽三焦。唐容川概謂之網油。非也。內經云。上焦如霧。中焦如漚。下焦如瀆。如霧者。淋巴管中水液排泄而出。已化爲氣。未受鼻竅冷空氣者也。如漚者。淋巴管中始行排泄之水液。含有動氣者也。如瀆云者。卽腎與膀胱交接之淋巴系統。西醫直謂之輸尿管。水由腎藏直接膀胱而外洩。故內經謂之決瀆之官。蓋太陽之脈夾脊抵腰中。而三焦直爲太陽寒水之徑隧。如瀆之下焦。卽從腰中下洩太陽之府。此可見太陽之病。關於少陽者。三焦爲之主也。本節所列證象。全係夾濕。太陽汗液不能透發。留著皮裏膜外。濕甚則生表寒。血熱內亢。是生表熱。故其病爲往來寒熱。胸臆苦滿。默默不欲飲食。心煩喜嘔者。氣爲濕阻。柴胡以散表寒。黃芩以清裏熱。濕甚生痰。則胸脇滿。故用生薑生半夏以除之中氣虛。則不欲飲食。故用人參炙甘草大棗以和之。此小柴胡湯之大

旨也。胸中煩而不嘔。是濕已化熱。故去半夏人參。加栝蒌實以消胃中宿食。而濕熱清矣。若渴者。津液少也。故去半夏。加人參栝蒌根以潤之。腹中痛則寒濕流入太陰。而營分鬱。故去苦寒之黃芩。加疎達血分之芍藥以和之。脇下痞硬。下焦不通。而水逆行也。故去滋膩之大棗。用牡蠣以降之。心下悸小便不利。是爲水氣凌心。故去黃芩。加茯苓以泄之。不渴外有微熱者。內有濕而表陽不達也。故去人參。加桂枝以汗之。欬者。濕勝將成留飲也。故去人參大棗之培補。加五味乾薑以蠲飲。

血弱氣盡。腠理開。邪氣因入。與正氣相搏。結於脅下。正邪分爭。往來寒熱。休作有時。默默不欲飲食。藏府相連。其痛必下。邪高痛下。故使嘔也。小柴胡湯主之。服柴胡湯已渴者。屬陽明也。以法治之。

太陽部分爲肌表兩層。表氣統於手太陰肺衛氣所從出也。肌腠統於足太陰脾營氣所從出也。營衛兩傷。不獨表氣不固。肌理亦不密。病邪直薄太陽。陷於脇下。